

校正
醫宗
必讀

卷一
卷二
卷三

民國三年仲夏

校正
醫宗必讀

錦章圖書局印行

文人之舌思若泉湧詞若深茂所以鞭雷逐電繡虎雕
龍繼其才之所出而無所不極若夫晉宗則不然呼吸存亡
之憂將於行師轉盼補揀之功因於澍雨雖有照河之巨鷲
筵之白圓亦如車性情攷墳索奪典籍以揆方叶神化以道
微之為得也且書以沼來景言之弟則濟世之航不當則狹
民之刃自非研幾循理宏採約收何能扶神化之元開斯
人之賸乎惜上谷之書久湮睢水之法偏吸余乃精心三千餘
年始知合爰而及門者回憶曩時所著微論諸書未嘗
元肯量不揣謏陋纂述是編顏曰必讀為二三子之指南
裒益其中化裁盡度明通共讀之而無遺珠之憾而學
之而無望洋之嘆若進而增乎上理在高明者默而論
崇禎丁丑春仲李中梓誌

古吳童氏重校醫宗必讀目錄

第一卷

讀內經論

讀四大家論

古今元氣不同論

富貴貧賤治病不同論

腎為先天本脾為後天本論

水火陰陽論

不失人情論

疑似之證須辨論

用藥須知內經之法論

藥性合四時論

辨治大法論

苦欲補瀉論

行方智圓心小膽大論

仰人圖

伏人圖

改正內景臟腑圖說

第二卷

四言脈訣

脈法心參

色診

第三卷

本草上

草部一百八十七種

人參

地黃生熟二種

天門冬

麥門冬

白朮

蒼朮

甘草

黃耆

遠志

葛蒲

萎蕤

薯蕷

薏苡仁

木香

石斛

牛膝

芎藭附片

當歸

芍藥赤白

五味子

丹參

沙參

玄參

苦參

知母

貝母

紫苑

百合

天花粉括樓及附片

白鮮皮

金銀花

甘菊花

升麻

澤瀉

車前子附葉

扁蓄

燈心

草薢梁附片

防風

白蘚皮

金銀花

甘菊花

薄荷

乾葛

紫胡附葉

獨活附片

細辛

芫藶子附片

黃連

胡黃連

荊芥

紫蘇附片

何首烏

桔梗

乾葛

麻黃

白芷

藁本

天麻

香薷

黃蓮

胡黃連

黃芩

龍膽草

何首烏

桔梗

藿香

香附

白豆蔻

草豆蔻

草果

肉豆蔻

縮砂仁

玄胡索

姜黃附片

附片

蓬莖

京三稜

欵冬花

芳根附片

白前

淡竹葉

冬葵子

種萱花

地榆

葶藶

半夏

南星

附子

天雄

白附子

桑林

大黃

商陸

芫花

大戟

甘遂

續隨子

蓖麻子

射干

常山

馬兜鈴附片

巴戟天

百部

旋覆花

紅花

大薊

甘遂

續隨子

葫蘆巴

牛蒡子

肉蓯蓉

鎖陽

淫羊藿

仙茅

補骨脂

菟絲子

覆盆子

骨碎補

鉤藤

蒲黃

海藻

澤蘭

艾葉

昆布

防己

威靈仙

水萍

牽牛子

紫葳花

使君子

目錄

目錄

目錄

木賊草 猪鬃 青蒿 茵陳 益智仁 萹撥 高良姜 海金沙 穀精草附 青黛

連翹 馬鞭草 葶藶子 王不留行 瞿麥 地膚子 决明子草决明附 紫草 山慈姑 貫眾

狗脊 天名精附 山豆根 白芨 藜蘆 營寔 蛇床子 景天 蘭葉 懷香附

黃精 蘆薈 阿魏 蘆根附

第四卷 本草下木部 果部 穀部 蟲部 金石部

桂樹附 心松脂附 茯苓附 琥珀 柏子仁 側柏葉 枸杞子 地骨皮 槐花附

酸棗仁 黃蘗 楮寔 乾漆 五加皮 蔓荊子 辛夷 桑根白皮 桑葉附 桑寄生

杜仲 女貞寔 蕤仁 丁香 沉香 檀香 降真香 蘇合香 乳香 沒藥 安息香

麒麟竭 龍腦香 金櫻子 竹葉附 烏藥 海桐皮 大腹皮 合歡 檳榔 梔子 蕪荑 枳殼附

厚朴 荜藜 猪苓 烏藥 海桐皮 大腹皮 合歡 檳榔 梔子 蕪荑 枳殼附

蜀椒 胡椒 椶斗子 木鱉子 水楊葉 柞木皮 椶櫚皮 川槿皮 皂莢附 訶黎勒 棟寔

檉白皮 郁李仁 雷丸 蘇木 沒石子 木瓜 蓮子附 白砂糖 橘皮附 青皮 香櫟

大棗附 突寔 烏梅附 柿附 芍藥 杜杷葉 甘蔗 白砂糖 紅砂糖 桃仁附 杏仁

梨 橄欖 胡桃 龍眼 山查 榧子 石榴皮 胡麻 麻仁 麻油 飴糖

黑豆 赤小豆 菜豆 穉豆 淡豆豉 麥蘗 神麩 穀芽 酒 醋 嬰粟殼

瓜蒂 白芥子 萊服子 乾姜附 生姜附 葱白 大蒜 韭

金石部 金箔附 自然銅 銅青 黃丹 密陀僧 紫石英 硃砂附 雄黃 丁膏 滑石

赤石脂 爐甘石 鍾乳石 海石 陽起石 磁石 青礬石 花蕊石 食鹽附 藍朴 硝磺 蓬砂

硫黃 白礬

土部

伏龍肝 百草霜 墨

人部

牙齒 乳 津唾 紅鉛 人溺欬石 金汁 人胞 天靈蓋

獸部

龍骨 麝香 黃牛肉 牛黃 阿膠 熊胆 象皮 鹿茸附肉 羊肉附肝腎 狗肉附腎

虎骨附爪 犀角 羚羊角 獺肝 臙肭臍 猪脊髓附血肝胆頭腦肺付

禽部

鴨 烏骨雞雞冠血雞屎白雞子卵壳卵中白皮雞裡金附 淘鷺油 雀卵 五靈脂

蟲魚部

蜂蜜 露蜂房 牡蠣 龜甲 鼈甲 真珠 桑螵蛸 海鯨鮫 瓦楞子 石決明 蟹

蕪州白花蛇 穿山甲 白殭蠶 雄蠶蛾 斑蝥 蟾酥 蝦蟇 水蛭 蝨虫 麩虫

蝮蝥 蟬殼 螫

第五卷

傷寒

第六卷

真中風 類中風 傷風 虛癆

第七卷

水腫脹滿 積聚 反胃噎塞 瘧疾 痢疾 泄瀉

第八卷

頭痛 心腹諸痛 腰痛 疝氣 淋症 小便閉癃

目錄 凡例

第九卷

大便不通 小便不禁 遺精 赤白濁 痰飲 欬嗽 喘

第十卷

痺 痿 癱 恐 健忘 不得卧 不能食 汗 黃疸 霍亂 嘔吐 噦

凡例

一 是刻悉本內經。凡先賢名論與經旨異替者。收採無遺。間有十慮一失。匪敢臆說妄評。咸以經文正其偏誤。具眼者必能鑿也。

一 方書充棟。非繁而不快。即簡而多漏者也。是刻洗盡浮辭。獨存精要。約而實該。使學者一覽無餘。更不必他求矣。

一 脉訣。即舊刻四言賦。今改而刪補者。居十之七。俾初機便於誦習。然限於字句。有未盡之意。則以註釋詩之零補心。泰一快。或存獨得。或摘名言。皆診家當亟聞者也。

一 藥性賦。舊刻每味止有一句。豈能盡其用乎。茲者仍用賦體。有用必詳。少則三四句。多至十餘言。復加註釋。期於詳盡。并按禁忌。以戒妄投。

一 傷寒邪氣慘毒。頭緒繁多。小有不當。同於操刃。茲者簡要詳明。方法大備。闢千年之秦蕪。張暗室之明燈。

一 病機。先祖述內經。為之註釋。次採集名論。參以管窺。更加圈點。條證名用。口辨證用。緊關用。獨得用。詭弊用。使讀者醒心快目。了了分明。

一 醫案。二十年來。案帙頗多。茲摘其稍異者。附於病機之內。僅百一耳。

一 古方最多。有相類者。有險僻者。有漫布者。概為刪去。但以切要者。載在各證條下。蓋已十有餘方。若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古吳童氏重校醫宗必讀卷之一

雲間李中梓士材父著

新安吳肇廣約生父敘
姪孫李廷芳衡伯父訂

讀內經論

古者庖犧知天而八卦列。炎帝知地而百草辨。軒轅知人而臟腑別。經絡彰命曰三墳。而內經其一也。班固藝文志曰。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黃帝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人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相感。喜怒交侵。乃與岐伯鬼臾區等。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闡發玄微。垂不朽之宏慈。開生民之壽域。第其理道淵深。文辭古雅。非諳熟精思。鮮有得其解者。曷故嗣系如唐之巫咸。周之長桑。秦之和緩。宋之文藝。鄭之扁鵲。漢之陽慶。倉公。俱從內經分其餘緒。至於仲景遺論之極。玄晏甲乙之次。楊上善纂為大素。全元起列為訓解。唐寶應中。太僕王冰詳為大註。元之滑伯仁摘而為鈔。近世馬時有發微。鶴皋有吳註。張介賓有類經。非不各有發明。但隨文訓釋。而闕疑者十之五。清訛者復不少。選其融洽。洵通如印印泥者。卒未之見也。黃帝謂雷公曰。覽雜學。別異比類。通合道理。其務明之。可以十全。若不能知。為世所怨。又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羣僂。不足以治侯王。張長沙曰。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術。上療君親。下救貧賤。中以保身。但逐榮利。企踵權豪。卒遇非常。身居死地。百年壽命。委付凡流。豈不危哉。玄晏云。人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游魂耳。雖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經言及二氏之訓。思之。有不通。身汗下。非夫也。志為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徹玄宗。通於性命之故。達於文章之微。廣徵醫籍。博訪先知。由雜與問。學交參。精氣與靈。素相遇。將默通有能。氏於靈蘭之室。伯高少俞。對揚問難。究極義理。以為開導。隔垣之視。不足云也。若粗獵其藩。輒以自多。便爾災木。至道未明。而冀通神運。微印神聖於千古之邊。斷不能矣。將盛感虛虛。而遺人殃。致邪失正。而絕人長命。長沙玄晏且絕為罪人。尚欲為鼎湖之勳。臣多見其不知量也。

四大家論

古之名流。非各有見地。而同根理要者。則其著述不傳。即有傳者。未必日星揭之。如仲景張機。守真劉元素。東垣李杲。

丹溪朱震亨其所立言醫林最重名曰四大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總之闡內經之要旨發前人之未備不相掩拾適相發明也仲景著傷寒方論蓋以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皆能傷人惟寒邪為殺厲之氣其傷人更甚耳且六經傳變之難明陰陽疑似之易惑用劑少有乖違殺人速於用刃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補內經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然所論療皆日月之正傷寒若夫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俱未之及也後人不解其意乃以冬月傷寒之方通治春夏溫熱之症不夭枉者幾希矣故守真氏出始窮春溫夏熱之變而謂六經傳變自淺及深皆是熱證非有陰寒蓋就溫熱立言即內經所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五運六氣之旨補仲景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傷寒雖繁劇之症仲景倡論於前守真補遺於後無漏義矣獨內傷與外感相類而治法懸殊東垣起而詳為之辨如外感則人迎脈大內傷則氣口脈大外感惡寒雖近烈火不除內傷惡寒得就溫煖即解外感鼻氣不利內傷口不知味外感邪氣有餘故發言壯厲內傷元氣不足故出言懶怯外感頭痛常痛不休內傷頭痛時作時止外感手足皆熱內傷手心熱於傷內之中又分飲食傷為有餘治之以枳朮丸勞倦傷為不足治之以補中益氣湯此即內經飲食勞倦之義又補張劉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及丹溪出發明陰虛發熱亦名內傷而治法又別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真水少氣壯火上亢以黃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亦闡內經之要旨補東垣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內傷雖深危之症東垣倡論於前丹溪補遺於後無餘蘊矣嗟乎四先生在當時於諸病苦莫不應手取效捷如桴鼓讀其遺書攷其方法若有一不者所謂但補前人之未備以成一家言不相掩拾却相發明豈有偏見之弊哉不善學者師仲景而過則偏於峻重師守真而過則偏於苦寒師東垣而過則偏於升補師丹溪而過則偏於清補譬之侏儒觀場為識者笑至有謂丹溪殿四家之末集諸氏之大成獨師其說以為極至不復考張劉李氏之法不知丹溪但補東垣之未備非全書也此非丹溪之過不善學者誤丹溪也蓋嘗統而論之仲景治冬令之嚴寒故用約多辛溫守真治春夏之溫熱故用藥多苦寒東垣以扶脾補氣為主氣為陽主上升虛者多下陷故補氣藥中加升麻柴胡升而舉之以象春夏之升丹溪以補腎養血為急血為陰主下降虛者多上逸故補血藥中加黃柏知母斂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使仲景而當春夏諒不膠於辛熱守真而值隆冬決不滯於苦寒東垣而療火逆斷不執於升提丹溪而治脾虛當不泥於涼潤故知天時者許造張劉之室達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庶幾不以辭害志而免盡信書之失乎

古今元氣不同論

蓋天。古人有言曰：用古方療今病，譬之折舊料改新房，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是有察於古今元氣之不同也。嘗考五帝之壽，咸踰百歲。三王之後，及百者鮮矣。夫人在氣交之中，宛爾一小天地。當天地初開，氣化濃密，則受氣當強。及其久也，氣化漸薄，則受氣當弱。故東漢之世，仲景處方，輒以兩計。宋元而後，東垣丹溪，不過錢計而已。豈非深明造化與時偕行者乎？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氣轉薄，乃必然之理。所以抵當承氣，日就減削；補中歸脾，日就增多。臨症施治，多事調養，專防剋伐，多事溫補，痛戒寒涼。此今時治法之變通也。假令病宜用熱，亦當先之以溫病，宜用寒，亦當先之以清。縱有積宜消，必須先養胃氣。縱有邪宜祛，必須隨時逐散，不得過劑，以傷氣血。氣者人之所賴以生者也。氣血克盈，則百邪外禦，病安從來。血氣虛損，則諸邪輻輳，百病叢集。嗟乎！世人之病，十有九虛。醫師之藥，百無一補。虛知投約，少差寔者，即虛虛者，即死。是死於醫藥，非死於疾病也。古語為之戒曰：病傷猶可療，藥傷最難醫。故夫其難其慎，屬諸司命。臨症之頃，宜加戰兢，若執成方，或於家秘，惟知盡劑，不顧本元。惟知古法，不審時宜，皆讀書而過，未窺元會運世之微者也。

富貴貧賤治病有別論

嘗讀張子和儒門事親，其所用藥，惟大攻大伐。其於病也，所在神奇。又讀薛立齋十六種，其所用藥，惟大溫大補。其於病也，亦所在神奇。何兩公之用藥相反，而收效若一耶？此其說在內經微四失論曰：不適富貴貧賤之居，坐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大抵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富貴者膏粱自奉，貧賤者藜藿充實。富貴者曲房廣廈，貧賤者陋巷茅茨。勞心則中虛，而筋柔骨脆；勞力則中實，而骨勁筋強。膏粱自奉者，藏府恒嬌，藜藿充實者，藏府恒固。曲房廣廈者，玄府疎而六淫易容；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難干。故富貴之疾，宜於補正貧賤之疾，利於攻邪。易而為治，比之操刃，子和所療多貧賤，故任受攻，立齋所療多富貴，故任受補。子和一生，豈無補劑成功，立齋一生，豈無攻劑獲效？但著書立言，則不之及耳。有謂子和北方宜然，立齋南方宜爾，尚屬邊見。雖然，貧賤之家，亦有宜補，但攻多而補少；富貴之家，亦有宜攻，但攻少而補多。是又當以方宜為辨，稟受為別。老壯為衡，虛實為度，不得膠於居養一途，而概為施治也。

經曰治病必先求於本本之為言根也源也世未有無源之流無根之本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經也故善為醫者必責根本而本有先天後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腎腎應北方之水水為天一之源後天之本在脾脾為中宮之土土為萬物之母腎何以為先天之本蓋嬰兒未成先結胞胎其象中空一莖透起形如蓮蕊一莖即臍帶蓮蕊即兩腎也而命寓焉水成木而後肝成木生火而後心成火生土而後脾成土生金而後肺成五臟既成六腑隨之四肢乃真百骸乃全仙經曰借問如何是玄牝嬰兒初生先兩腎未有此身先有兩物故腎為藏府之本十二脈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資之以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腎脾何以為後天之本蓋嬰兒既生一日不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腸胃涸絕而死經云安穀則昌絕穀則亡猶兵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萬眾立散胃氣一敗百藥難施一有此身必資穀氣穀入於胃灑陳於六府而氣至和調於五藏而血生而人資之以為生者也故曰後天之本在脾上古聖人見腎為先天之本故著之脉曰人之有尺猶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見脾胃為後天之本故著之脉曰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所以傷寒必診太谿以察腎氣之盛衰必診衝陽以察胃氣之有無兩脉既在他脉可弗問也治先天根本則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壯水之源以制陽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主以消陰翳治後天根本則有飲食勞倦之分飲食傷者枳朮丸主之勞倦傷者補中益氣主之每見立齋治症多用前丸不知者妄議其偏惟明於求本之說而後可以窺立齋之微耳王應震曰見痰休治痰見血休治血無汗不發汗有熱莫攻執生喘母耗氣遺精勿瀉泄明得个中趣方是醫中傑此真知本之言矣

水火陰陽論

天地造化之機水火而已矣宜互不宜偏宜交不宜分火性炎上故宜使之下水性就下故宜使之上火下水上名之曰交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交者生之象不交者死之象也故太旱物不生火偏盛也太澇物亦不生水偏盛也煦之以陽光濡之以雨露水火和平物將蕃滋自然之理也人身之水火即陰陽也即氣血也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然物不生於陰而生於陽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殺也又如向日之草木易榮潛陰之花卉萎也故氣血俱要而補氣在補血之先陰陽並重而養陽在滋陰之上是非昂火而抑水不如是不得其平也此其義即天尊地卑

夫倡婦隨之旨也。若同天於地，夷夫於婦，反不得其平矣。又如雨暘均以生物，晴陽之日常多陰晦之時，常也。俗醫未克見此，而汲汲於滋陰，戰戰於溫補，亦知秋冬之氣，非所以生萬物者乎？何不以天地之陰陽通之。

不失人情論

嘗讀內經至方盛衰論，而殿之曰：不失人情，未嘗不躍然起，喟然嘆軒岐之入人深也。不失人情，醫家所甚重，然憂乎難之矣。大約人情之類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曰傍人之情，三曰醫人之情。所謂病人之情者，五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勝。陽藏者宜涼，陰藏者宜熱，耐毒者緩劑，無功不耐毒者峻劑，有害此藏氣之不同也。動靜各有欣厭，飲食各有愛憎，性好吉者危言見非意多，憂者慰言為偽，未信者忠告難行。善疑者深言則忌，此好惡之不同也。富者多任性，而禁戒勿違，貴者多自尊，而驕恣悖理。此交際之不同也。貧者衣食不同，况乎約餽，賤者焦勞不適，懷抱可知。此調治之不同也。有良言甫信，謬說更新，多歧亡羊，終成畫餅，此無主之為害也。有最畏出奇，惟求穩當，車薪杯水，難免敗亡。此過慎之為害也。有境緣不偶，營求未遂，深情疊掛，良約難醫，此得失之為害也。有急性者，遭遲病，更醫而致雜投，有性緩者，遭急病，濡滯而成難挽，此緩急之為害也。有參朮沾唇懼補，心先痞塞，硝黃入口畏攻，神即飄揚，此成心之為害也。有諱疾不言，隱情難告，甚而故隱病狀，試醫以脈，不知自古神聖，未有舍望聞問而獨憑一脉者。且如氣口脈，感則知傷食，至於何日受傷，所傷何物，豈能以脈知哉。此皆病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所謂傍人之情者，或執有據之論，而病情未必相符，或與無本之言，而醫理何曾夢見，或操是非之柄，同我者是之，異己者非之，而真是真非，豈辨或執膚淺之見，頭痛者救頭，脚痛者救脚，而孰標孰本，誰知或尊貴執言難挽，或密戚偏見難回。又若薦醫動關生死，有意氣之私厚而薦者，有庸淺之偶效而薦者，有信其利口而薦者，有貪其酬報而薦者，甚至董猶不辨，安肆品評，與之則跖可為舜，毀之則鳳可作鴉，致懷奇之士拂衣而去，使深危之病坐而待亡。此皆傍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所謂醫人之情者，或巧語誑人，或甘言悅聽，或強辨相欺，或危言相恐，此便佞之流也。或結納親知，或修好童僕，或營求上膺，或不邀自赴，此阿諛之流也。有腹無藏墨，詭言神授，目不識丁，假托秘傳，此欺詐之流也。有望聞問切漫不關心，枳朴歸苓到手便攝，妄謂人愚，我明，人生我熟，此孟浪之流也。有嫉妬性成，排擠為事，陽若同心，陰為浸潤，是非顛倒，紫紫混淆，此讒妬之流也。有貪得無知，輕忽人命，如病在危疑，良醫難必，極其詳慎，猶冀回春，若輩貪功，妄輕投劑，至於敗壞。

嫁誘自文。此貪倖之流也。有意見各持異同不決。曲高者寡和。道高者誇多。一齊之傳幾何。衆楚之味易亂。此庸淺之流也。有素所相知。苟且圖功。有素不相識。遇延辨症。病家既不識醫。則倏趙倏錢。醫家豈肯任怨。則惟吝惟梗。或延醫衆多。互為觀望。或利害攸係。彼此避嫌。惟求免怨。誠然得矣。坐失機宜。誰之咎乎。此由知醫不真。而任醫不專也。凡若此者。孰非人情。而人情之詳。尚多難盡。聖人以不失人情為戒。欲令學者思之慎之。勿為陋習所中耳。雖然。必期不失。未免遷就。但遷就既礙於病情。不遷就。又礙於人情。有必不可遷就之病情。而復有不得不遷就之人情。且奈之何哉。故曰。曼曼乎難之矣。

疑似之症須辨論

天下皆輕談醫。醫者輒以長自詡。一旦臨疑似之症。若處雲霧。不辨東西。幾微之間。瞬眼生殺矣。夫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寒者溫之。熱者清之。雖在庸淺。當不大謬。至如至寔有羸狀。誤補益疾。至虛有盛候。反瀉令免。陰症似乎陽。清之必斃。陽症似乎陰。溫之轉傷。當斯時也。非察於天地陰陽之故。運氣經脈之微。鮮不誤者。蓋積聚在中。寔也。甚則噫噎不欲語。肢體不欲動。或眩運昏沈。或泄瀉不食。皆大寔有羸狀也。正如食而過飽。反倦怠嗜卧也。脾胃損傷。虛也。甚則漲滿。而不得入食。氣不得舒。便不得利。皆至虛者有盛候也。正如飢而過時。反不思食也。脾胃虛寒。寔陰症也。陰感之極。往往格陽。面自紅赤。舌裂破。手揚足擲。語言錯妄。有似乎陽也。正如嚴冬慘肅。而水澤腹堅。堅為陽剛之象也。邪熱未解。真陽症也。陽感之極。往往發厥。厥則鼻口無氣。手足逆冷。有似乎陰也。正如盛夏炎灼。而林木流津。津為陰柔之象也。諸凡疑似之症。不可更僕數。一隅三反。是有望乎智者。大抵症既不足憑。當察之脈理。脈又不足憑。當取之沉候。彼假症之發見。皆在表也。故浮取脈。而脈亦假焉。真症之隱伏。皆在裡也。故沉候脈。而脈可辨耳。脈辨已真。猶未敢恃。更察稟之厚薄。症之久新。醫之誤否。夫然後濟以湯丸。可以十全。使諸疑似之症。瀕於死而復生之。何莫非仁人君子之遺澤耶。

用約須知內經之法論

用約之難。非順用之難。逆用之難也。非逆用之難。逆用而與病情恰當之難也。今之醫師。知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通治塞。以塞治通。執者執之。無遺。寒者寒之。無遺而已矣。獨不聞諸經曰。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寒因熱用。熱因寒用。用熱

達熱用寒。達寒則又何以說也。蓋塞因塞用者。若脾虛作脹。治以參朮。脾得補而脹自消也。通因通用者。若傷寒挾熱下利。或中有燥屎。用調胃承氣湯下之。乃安。滯下不休。用芍藥湯通之而愈也。寒因熱用者。約本寒也。而反佐之以熱。熱因寒用者。約本熱也。而反佐之以寒。俾無拒格之患。所謂必先其所主。而伏其所因也。用熱達熱。用寒達寒者。如寒病宜投熱藥。熱病宜投寒藥。僅使中病而已。勿過用焉。過用則反為藥傷矣。如前諸法。非通達者。不足以語此。故曰病無常形。醫無常方。約無常品。順逆進退。存乎其時。神聖工巧。存乎其人。君臣佐使。存乎其用。此長桑盧扁。能斡旋造化之偏。而噓其枯萎。仲景東垣。諸君子之方。所向神奇。為世司命。豈偶然也哉。彼庸夫俗子。心不存救濟之思。目不閱軒岐之典。規尺寸之利。以自肥。因而傷殘於世。比比也。嗟乎。安得讀萬卷。採靈奇者。與商醫事哉。

藥性合四時論

嘗論學者。不極天人之奧。不窺性命之元。輒開口言醫。何怪乎其以人為試乎。寒熱溫涼。一匕之誤。覆水難收。始猶療病。繼則療藥。療之不能。而病尚可問哉。請以四時之氣為喻。四時者。春溫夏熱。秋涼冬寒而已。故藥性之溫者。於時為春。所以生萬物者也。約性之熱者。於時為夏。所以長萬物者也。約性之涼者。於時為秋。所以肅萬物者也。約性之寒者。於時為冬。所以殺萬物者也。夫元氣不足者。須以甘溫之劑補之。如陽春一至。生機勃勃也。元氣不足。而至於過極者。所謂大虛必挾寒。須以辛熱之劑補之。如時際炎蒸。生氣暢遂也。熱氣有餘者。須以甘涼之劑清之。如涼秋一至。海燭如失也。邪氣感滿。而至於過極者。所謂高者抑之。須以苦寒之劑瀉之。如時值隆冬。陽氣潛藏也。故凡溫熱之劑。均為補虛涼寒之劑。均為瀉實大抵元氣既虛。但有秋冬肅殺之氣。獨少春夏生長之機。然虛則不免於熱。醫者但見有熱。便以寒涼之劑投之。是病方肅殺。而醫復肅殺之矣。其能久乎。此無他。未察於虛實之故耳。獨不聞丹溪有。春火可瀉。冬連之屬。虛火可補。參朮之屬。但知有火而不分虛實。投治一差。何異於入井之人。而又下之。石乎。丹溪主於補陰者也。而猶以參朮補虛人之火。人亦可以斷然無疑矣。今天下善用寒涼。畏投溫熱。其故有二。一者守丹溪陽常有餘之說。河間有執無寒之論耳。致求正錄云。劉朱之言不息。則軒岐之澤不彰。誠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運也。其言未免過激。然補偏救弊。為後學頂門下針。良有深心也。一者以寒涼之劑。即有差悞。人多未覺。如陰柔小人在朝廷之上。國祚已移。猶善彌縫。溫熱之劑。稍有不當。其非易見。如陽明君子。苟有過。則人皆見之。致近代有激之言。曰。吾為俗醫。

計與其用寒涼而誤。彼此不知殺人必多。不如用溫熱而誤。彼此具見。尚可改圖。斯言雖近於慢罵。寔則照妖之明鑑也。余考之內經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此言陽密則陰亦固。而所重在陽也。又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明。此言天之運。人之命。俱以陽為本也。仙經云。陰氣一分不盡。則不仙。陽氣一分不盡。則不死。豈非陽主生。陰主死歟。伏羲作易。首制一畫。此元陽之祖也。文王行易六十四卦。皆以陽喻君子。陰喻小人。此言陽之德也。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言陽為發育之首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此言陰長。宜憂也。自古聖人。莫不喜陽而惡陰。今天下用藥者。反是。是欲使秋冬作生長之令。春夏為肅殺之時乎。則亦不思夫天人之故也。

乙癸同源論

古稱乙癸同源。腎肝同治。其說維何。蓋火分君相。君火者。居乎上而主靜。相火者。處乎下而主動。君火惟一。心主是也。相火有二。乃腎與肝。腎應北方壬癸。於卦為坎。於象為龍。潛海底。龍起而火隨之。肝應東方甲乙。於卦為震。於象為雷。雷藏澤中。雷起而火隨之。澤也。海也。莫非水也。莫非下也。故曰乙癸同源。東方之木。無虛不可補。補腎即所以補肝。北方之水。無實不可瀉。瀉肝即所以瀉腎。至乎春升。龍不現。則雷無聲。及其秋降。雷未收。則龍不藏。但使龍歸海底。必無迅發之雷。但使雷藏澤中。必無飛騰之龍。故曰腎肝同治。余於是而申其說。馬東方者。天地之春也。勾甲折氣。滿乾坤。在人為怒。怒則氣上。而居七情之升。在天為風。風則氣鼓。而為百病之長。怒而補之。將逆而有壅絕之憂。風而補之。將滿而有腹悶之患矣。北方者。天地之冬也。草黃木落。六字蕭條。在人為恐。恐則氣下。而居七情之降。在天為寒。寒則氣慘。而為萬象之衰。恐而瀉之。將怯而有顛仆之虞。寒而瀉之。將空而有涸竭之患矣。然水既無虛。又言補肝者。肝氣不可犯。肝血自當養也。血不足者。濡之水之屬也。壯水之源。木賴以榮。水既無寔。又言瀉腎者。腎陰不可虧。而腎氣不可亢也。氣有餘者。伐之。木之屬也。伐木之幹。水賴以安。夫一瀉氣血。攸分。即瀉即補。水木同府。總之相火易上。身中所苦。瀉水所以降氣。補水所以制火。氣即火。火即氣。同物而異名也。故知氣有餘。便是火者。愈知乙癸同源之說矣。

辨治大法論

病不辨則無以治。治不辨則無以痊。辨之之法。陰陽寒熱。藏府氣血。表裡標本先後。虛實緩急。七者而已。陰陽者。病

違其性則苦。遂其性則欲。本藏所惡。即名為渴。本臟所喜。即名為補。苦欲既明。而五味更當詳審。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火曰炎上。炎上作苦。水曰曲直。曲直作酸。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土爰稼穡。稼穡作甘。苦者直行而泄。辛者橫行而散。酸者束而收。斂鹹者止而軟。堅甘之一味。可上可下。土位居中。而兼五行也。淡之一味。五臟無歸。專入太陽。而利小便也。善用藥者。不廢準繩。亦不囿於準繩。如熱應寒療。投寒而火熱反生。寒應熱治。進熱而沉寒轉甚。此喜攻增氣之害也。治寒有法。當益心陽。治熱有權。宜滋腎水。此求本化源之妙也。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此變化通神之法也。知此數者。其於苦欲補瀉。無膠固之失矣。

行方智圓心小膽大論

孫思邈之祝醫者曰。行欲方而智欲圓。心欲小而胆欲大。嗟乎。醫之神良。盡於此矣。宅心醞謹。舉動安和。言無輕吐。目無亂觀。忘心勿起。貪念罔生。毋忽貧賤。毋憚疲勞。檢醫典而精求。對疾苦而悲憫。如是者。謂之行方。稟賦有厚薄。年歲有老少。身形有肥瘦。性情有緩急。境地有貴賤。風氣有柔強。天時有寒熱。晝夜有輕重。氣色有吉凶。聲音有高下。受病有久新。運氣有大過不及。知常知變。能神能明。如是者。謂之智圓。望聞問切。宜詳補瀉。寒溫須辨。當思人命至重。稟報難逃。一旦差訛。永劫莫懺。烏容不慎。如是者。謂之心小。補即補而瀉即瀉。熱斯熱而寒斯寒。抵當承氣。時用回春。姜附理中。恒投起死。析理詳明。勿持兩可。如是者。謂之胆大。四者似分而冥合也。世未有詳謹之士。執成法以傷人。靈變之人。敗名節以損己。行方者。智必圓也。心小則惟懼或失。胆大則約如其證。或大攻。或大補。似乎胆大不知。不如是則病不解。是胆大適所以行其小心也。故心小胆大者。合而成智圓。心小胆大智圓者。合而成行方也。世皆疑方則有碍乎圓。小則有妨乎大。故表而出之。